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五十二）

作者：陈勇



孔教总会主席黄耀德先生（左二）的车行

另一个版本的传说则稍有出入。据说早在十三世纪，也就是忽必烈的舰队袭击爪哇岛的时候，厨闽附近的一个叫巴热约（Tambakrejo）的村子里就有一尊关公像。后来，一群佛教徒打算用船把关公像搬到泗水。但是船在海面上突然无故旋转起来，无法前进。于是那些佛教徒赶紧祈求神灵的启示，得到的答案是关公的神像不愿搬迁到别的地方。最后，他们好把关公像原路运回，并为其造了一座寺庙，也就是今天的关圣庙。

关圣庙整个寺庙群占地面积达五万平方米，也就是七十五亩左右，分为三个部分，建筑都是鲜艳夺目的大红色调。最显著也最古老的建筑就是前殿，殿额上镶嵌着“庇佑众生，有求必应”几个大字，大殿门口立着一口巨大的香炉。为关公设

立的供桌上，燃着几支硕大的红烛，青烟缭绕，香气馥郁。供桌的后面，第二进大厅的门口，一左一右立着尉迟恭和秦叔宝的塑像，怒目而视，霸气十足。关圣庙香火十分旺盛，每年圣客从印尼各地赶来，向关公以及孔子和迦摩尼烧香的许愿。据说因为关公的神灵其灵验，甚至有不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关圣庙来朝拜的左右两侧，分布着中文教室、占卜大厅、办公楼、餐厅、客房等诸多其他建筑，林林总总不止百个房间。院子里修了不少假山，掩映在菠萝蜜、芒果等热带树木花草丛中，别有一番情趣。寺庙群的中间部位是一个占地面积不小的花园，其正中央是人工湖，湖面上曲曲折折地修建了廊桥，湖里还养了成群的金鱼。这里是香客来还愿放生的地

方。花园的后面，刚修建了一座大楼，将用作寺庙的多功能中心，并且提供更多的客房。整体来看，整个寺庙建筑群气势宏伟，金碧辉煌，隐隐然有故宫的神韵。

孔教礼堂坐落在关圣庙前殿的后侧，宽敞明亮的大厅里，整齐地摆放着上百把椅子，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孔教礼堂之一。礼堂的正前方墙上挂着孔子的画像，上书“至圣先师像”，下置一香案，上面摆着水果、蜡烛等，覆盖香案的桌布上绣着一麒麟，并绣有“恭天成命”几个字。孔子像的左右两侧墙上分别挂着颜回、孟子、曾参、子思的木刻画像，侧面的墙上绘有古人读书明志的故事图卷。除此以外，礼堂内并没有别的神灵的画像或雕塑，与我在西爪哇茂物县（Bogor）见到的孔教礼堂风格差不多。但是茂物县的孔教礼堂大多是独立建筑，很少与寺庙相关联，中爪哇和东爪哇的孔教礼堂则大多栖身于寺庙内，或者与寺庙有紧密的关系。关圣庙是一座儒释道三教并存的寺庙，其中以关公崇拜最为重要，所以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孔教有单独的礼堂，佛教和道教也有自己独立的殿堂。三教和谐共处，

相安无事。

从下午开始，孔教道亲陆陆续续来到礼堂，最后大概有一百五十人之多，场面甚为壮观，是我在万隆参加宗教和谐晚会以后，所见到的规模最大的宣道活动。其中有很多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包括新埠头的孔教会副主席、泗水北极庙（Klenteng Pak Kik Bio）孔教礼堂的一位文师等等。来自玛琅礼堂的欧阳子文宣道师，特地开了一辆中巴车，满满地载了一车人前来参加活动，活动之后他们还要连夜赶回去，来回各要四个小时的车程，让人至为感佩。晚上七点钟，宣道活动正式开始。

司职主持和音乐伴奏的是几个年轻女孩，都是孔教青年团的活跃分子。按照既定程序，大家首先齐唱孔教圣歌《惟德动天》，然后由主祭人和两位陪祭上前为孔子画像上香行礼，最后是正式的讲道活动。我应选用英文主讲的题目是“儒教作为生生不息的传统在21世纪的中国”，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讲同样的题目了。糟糕的是翻译的声音太小，又不谙儒教义理，台下听众没听出个所以然来，到后来我不得不改用中文，因为在

场的听众有不少人通晓中文。随后是欧阳子文宣道师主讲，他的题目是“孔教与华人寺庙的关系”。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欧阳宣道师不会讲中文，但是他通过自学认识了很多汉字，所以他的考据都是从汉字字源入手，用从义理考据的方法剖析孔教与寺庙的关系，条理清晰，引人入胜。最后，关圣庙主席黄卿群先生还代表厨闽孔教会赠送我一尊用青石刻成的木铎，上面刻有“忠恕”两字，我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

宣道活动结束后，来自外地的道亲还要纷纷连夜赶回家。明天我要赶往泗水，将有机会与今晚到场的几位孔教道亲再次见面。安排我的印尼之行整个行程表的姚平波先生（Budi Wijaya）就住在泗水，当年他状告泗水民政局的事件轰动全印尼。相识已久，却仍未谋面，我期待着与姚先生见面，一睹这位印尼孔教英雄的风采。

未完待续